

許燄輝 主編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 輯刊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出版

三 編 第八冊

秦漢篆文形體比較研究（下）

連蔚勤 著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三 編

許 鈺 輝 主編

第 8 冊

秦漢篆文形體比較研究（下）

連 蔚 勤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秦漢篆文形體比較研究(下)／連蔚勤 著 — 初版 — 新北市：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民 101〕

目 2+194 面；21×29.7 公分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三編；第 8 冊)

ISBN：978-986-322-053-4 (精裝)

1. 篆書 2. 比較研究

802.08

101015855

ISBN-978-986-322-053-4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三 編 第 八 冊

ISBN：978-986-322-053-4

秦漢篆文形體比較研究 (下)

作 者 連蔚勤

主 編 許鈺輝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2 年 9 月

定 價 三編 18 冊 (精裝) 新台幣 40,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秦漢篆文形體比較研究（下）

連蔚勤 著



目

次

上 冊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3
第三節 前人研究成果述要與名詞界定	5
第二章 《說文解字》之版本與篆形	17
第一節 許慎與《說文解字》	17
第二節 《說文解字》之版本	23
第三節 《說文解字》之篆形	33
第三章 秦漢刻石之篆形探析	45
第一節 秦代刻石之篆形探析	45
第二節 兩漢前期刻石之篆形探析	68
第三節 兩漢後期刻石之篆形探析	82
第四章 秦漢銅器之篆形探析	105
第一節 秦代銅器之篆形探析	105
第二節 兩漢前期銅器之篆形探析	124
第三節 兩漢後期銅器之篆形探析	142

下 冊

第五章 兩漢瓦當之篆形探析	161
第一節 兩漢前期瓦當之篆形探析	161
第二節 兩漢中期瓦當之篆形探析	177
第三節 兩漢後期瓦當之篆形探析	199
第六章 貨幣、璽印、陶器與簡帛	217
第一節 秦漢貨幣之篆形探析	217
第二節 秦漢璽印之篆形探析（含封泥）	230
第三節 秦漢陶器之篆形探析（含磚、瓦、漆器）	250
第四節 簡帛文字形體探析（附論骨箋）	263
第七章 秦漢篆形之區別與特色	283
第一節 秦篆形體總述	283
第二節 漢篆形體總述	292
第三節 秦漢篆形總體比較	302
第八章 結 論	315
附錄一：引用書名簡稱全稱對照表	321
附錄二：引用器物一覽表	323
參考書目	343

第五章 兩漢瓦當之篆形探析

第一節 兩漢前期瓦當之篆形探析

所謂瓦當，乃施用於屋簷以防雨水侵襲屋瓦之用。瓦當之起源甚早，並與先民之生活息息相關，其循序漸進之發展，在在表現出先民在實用基礎上追求藝術表現之心理。根據出土文物與文獻之綜合比較與研究，發現瓦當至遲在商代已為先民所使用，經由西周時期之發展，至戰國時代發展為第一次高峰，起初乃以素面瓦當與圖形瓦當為主；至西漢時又發展為第二次高峰，此期則文字瓦當已占絕大多數，實際情況乃東漢文字瓦當數量極少，幾與西漢不成比例，且秦代是否已有文字瓦當，至今學者仍在爭論中。由前文所述，則欲討論瓦當篆形必須先解決兩項問題：其一，秦代是否已有文字瓦當？其二，如何分期？其依據為何？

秦代是否有文字瓦當，自宋迄清，歷來不斷具有爭議。清代以前，宋代王闢之《澠水燕談錄》、黃伯思《東觀餘論》、清代程敦《秦漢瓦當文字》、畢沅《秦漢瓦當圖》等皆認為秦代即有文字瓦當。近代對於秦代是否有瓦當仍有不同看法：陳根遠與朱思紅認為戰國與秦代地層內皆未發現過文字瓦當，且經由考古之發現，文字瓦當可能起於景帝而普遍於武帝時期。^{〔註1〕}吳公勤亦認為現今被

〔註1〕參見陳根遠、朱思紅合撰：《屋簷上的藝術——中國古代瓦當》（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8年7月），頁112～113。

認為是秦代瓦當者，由當面布局與製作方法來看，時間不早於西漢中期，所謂「維天降靈延元萬年天下康寧」十二字瓦當，僅在漢代遺址中被發現。^{〔註2〕}許仙瑛綜合陳直、劉慶柱、陳根遠、朱思紅、吳公勤等人看法，亦傾向於秦代並無文字瓦當。^{〔註3〕}楊平則認為秦代即有瓦當，並就瓦文排列、陶質、鑄造程序、書體等方面考查，認為秦漢兩代之十二字瓦當確有不同。^{〔註4〕}焦南峰等更就新出土與文獻記載之瓦當綜合觀察，不僅確定秦代即有文字瓦當，更將這些瓦當分類，並論述其書體特色。^{〔註5〕}傅嘉儀由書體風格比對，認為確可分出秦漢文字瓦當之不同，並可見其遞嬗之跡。^{〔註6〕}

《新編秦漢瓦當圖錄》提出數點，以作為秦漢瓦當之斷代依據，除製法之外，尚包含有以下數點：

- 一、秦瓦當注重紋飾變化，而漢瓦當則注重文字的變化。這是秦漢兩個時代的主要區別。
- 二、秦瓦當面積小而不規整，漢瓦當則反之。
- 三、秦瓦當葵紋特別是雲紋圖案種類繁多，變化多端，秦雲紋瓦當心飾方格、三角、菱形較多，而漢的雲紋瓦當圖案種類減少，當心多為大圓餅，或設雙線界格線通過圓心。
- 四、秦瓦當圖象寫實，漢瓦當圖象比較抽象。
- 五、漢代瓦當背面多有一大指窩。瓦當背面的切割痕跡均用手抹平。
- 六、從漢初起，文字瓦當則大量增加，在西安、咸陽、雍城、華陰等處可見。

〔註2〕 參見吳公勤撰：〈文字瓦當源流考〉，《徐州教育學院學報》第17卷第4期（2002年12月），頁128、146。

〔註3〕 參見許仙瑛撰：《漢代瓦當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5年4月），頁62～63。以下引用字例時，為求注釋精簡，本論文簡稱《漢當》。

〔註4〕 參見楊平撰：〈淺談秦漢十二字瓦當〉，《文物春秋》1996年第4期（總24期）（1996年），頁86。

〔註5〕 參見焦南峰等撰：〈秦文字瓦當的確認和研究〉，《考古與文物》2000年第3期（2000年3月），頁65～71。

〔註6〕 參見傅嘉儀撰：〈中國瓦當藝術概論〉，《中國瓦當藝術》（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世紀出版集團，2002年8月）。

秦漢瓦當的斷代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我們僅總結出以上幾點，但它們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還要結合出土地點、地層關係、同出器物等進行分析，才能做出準確的判斷來。〔註7〕

以上一段話雖然非僅指文字瓦當而言，但亦可看出無論是圖像瓦當、圖案瓦當或文字瓦當，欲分出秦漢兩代之瓦當實有其難處，必須結合許多條件考查，始可得出較為客觀或準確之結果，何況以上條件亦未必一體通用。申云艷則認為由於秦代國祚短促，故於考古挖掘中並不容易確定秦代地層，因此在該地層出土之瓦當，只能粗略地判定為秦代或漢初，〔註8〕筆者以為此說較為公允，故本節論初期文字瓦當雖以漢初為範圍，實則將具有爭議之秦代亦包含入內。

欲觀察文字瓦當上之瓦文書體演變之跡，其方法是將所有瓦文按時間先後順序排列並分期，以做宏觀之探析，然而欲將瓦當分期卻有其困難。諸如瓦文中具紀年性質之瓦當甚少，無法做準確之斷代；目前所見之瓦當圖片或拓片，皆僅能見當面，且彩色照片不多見，無法就瓦色、地質年代、製法等科學條件做斷代；若欲依文字內容以分期，則不少同文瓦當內容所涵蓋之時間跨度極長，失去分期之作用，如〈長生未央〉、〈長生無極〉、〈千秋萬歲〉等皆具此類情形。或許基於以上種種因素，前輩學者將秦漢瓦當分期者實不多見，如陳直將秦漢瓦當分為初、中、後三期，初期由漢初至景帝，中期以武帝、昭帝、宣帝為範圍，後期則為元帝至王莽，但並未談及東漢；〔註9〕申云艷則是分為秦至西漢初期、西漢中晚期、東漢時期三期；〔註10〕許仙瑛則分漢代瓦當為西漢早期、西漢中晚期、西漢晚期與東漢時期。〔註11〕

〔註7〕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秦漢研究室編：《新編秦漢瓦當圖錄》（陝西：三秦出版社，1986年11月），頁11。

〔註8〕參見申云艷撰：《中國古代瓦當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論文，2002年5月），頁87。

〔註9〕參見陳直撰：〈秦漢瓦當概述〉，《文物》1963年第11期（總157期）（1963年11月），頁33。

〔註10〕參見申云艷撰：《中國古代瓦當研究》，頁87～89。

〔註11〕參見許仙瑛撰：《漢代瓦當研究》，頁76～97。許仙瑛雖是將文字瓦當分為四期，但西漢中期與西漢中晚期之界限未做說明，而其東漢時期又包含西漢晚期與東漢，於時代上實有重疊之處，可見欲將文字瓦當做明確分期確實不易。

試觀數位學者之分期，在西漢時期皆以武帝做一分界，主要原因多認為文字瓦當乃是在景帝、武帝時期始大量出現，而將東漢獨自做為一期，則可能由於東漢時期文字瓦當相對減少之故。許仙瑛提出欲將瓦當做分期斷代所要參考之條件，包括瓦當之製法、陶質、當面之構成、文字內容與瓦文字體五項，但依其討論，以瓦當之製法或當面之構成分期僅能分前晚兩期，若依瓦文內容則至少可分為五期，如依瓦文之書體則又可分為三期。筆者肯定許仙瑛所提出對於瓦當分期斷代之各項標準，亦同意欲使用這些條件有其限制，如質料與地質年代之判定等，實非僅靠圖片或拓片即可獲解決；但因不同標準而得出之分期結果不盡相同，將這些條件合而觀之時，反而使分期有其困難，無怪乎前輩學者談論秦漢時期瓦當之分期者寥寥可數，實有其條件上之限制。

本論文之探討對象為秦漢篆形，故擬以書體之變化為主要分期依據，並輔以瓦文內容、當面構成及前輩學者論述之基礎，試將瓦當做分期，由於瓦當文字多以四字為主，具紀年性質者甚少，不若刻石、銅器等具有較多紀年者可供分期，是筆者在瓦當分期上之限制。根據筆者之觀察，分期之期數與時間點與前輩學者近似，亦分為三期，前期以景帝、武帝時期為下限，中期起自景帝、武帝時期而至成帝、哀帝左右為限，晚期則起自西漢末以至於東漢，界限雖不明顯，但三期間之篆形發展確有不同之處。

壹、兩漢前期篆體瓦當簡述

根據前文所述，兩漢前期文字瓦當並不多見，大約只包含文帝以前之短暫時期（？——西元前 157 年），以瓦文觀之，筆者較能確定者，包含〈竹泉宮當〉、〈來谷宮當〉、〈維天降靈延元萬年天下康寧〉瓦當、〈蘄年宮當〉、〈橐泉宮當〉、〈衛〉字瓦當、〈惟漢三年大并天下〉瓦當、〈長陵東當〉、〈長陵西神〉、〈高祖置當〉、〈齊園宮當〉、〈安邑稠柱〉、〈西廟瓦當〉、〈當王天命〉、〈六畜蕃息〉、〈延壽長相思〉、〈千金宜富貴當〉等，數量約在四十面左右，其中有些乃出土於高祖或惠帝陵寢，有些學者將之視為中期之物，或許是在前期偏中期。另須說明者，兩漢瓦當由於部分瓦文內容時間跨度較長，可能橫跨兩段時期，在無法完全斷代之情形下，筆者僅能選擇將此類瓦當集中於某一時期討論，如〈長生未央〉、〈與天無極〉、〈千秋萬歲〉等自武帝以後可能皆可見，但因多集中於西漢中晚期，故筆者則列於〈兩漢中期瓦當之篆形探析〉一節中討論，非謂東漢以

後即無此類瓦文內容。

貳、瓦當篆形之結構、筆勢比較

瓦當文字由於受到當面呈圓形或半圓形之限制，文字外形不得不做調整，有時中央亦有圓形小圈甚至是當心，則文字之變形自然更為強烈，此為今人可以想見之情形。此期中，同一文字而有兩字例以上可供比較者，計有宮、當、衛、天、長、陵、西等七組，字例較少。以下說明字例時所引拓片，以傅嘉儀《中國瓦當藝術》為範圍，此書雖較《秦漢瓦當》晚出，所收瓦當數量略少於《秦漢瓦當》，但加入當時新出土之文物，且拓片較為清晰；此外，則以許仙瑛《漢代文字瓦當》為輔，補充新出或漏收瓦當之拓片。

一、不考慮筆勢而結構有所不同者

所謂漢承秦制，無論秦代文字瓦當是否存在，西漢初期文字確實有一部分承襲於秦，故筆勢與結構或在某一程度上有所相似，當能窺見秦代小篆之部分真實樣貌。在瓦文篆形之呈現上，符合此條件者有宮、當、衛、天、長、西等六組，以下試說明之。

宮 〈竹泉宮當〉作, 〈來谷宮當〉作, 〈蘄年宮當〉作, 〈橐泉宮當〉作, 〈齊園宮當〉作。(註12) 前四例與後一例有明顯不同，前四例接近於標準工整之小篆，後一例則「宀」字明顯變形，其下兩口形亦合併成日形，結構有所不同。

當 〈竹泉宮當〉作, 〈來谷宮當〉作, 〈蘄年宮當〉作, 〈橐泉宮當〉作, 〈長陵東當〉作、。(註13) 前四例與後兩例略有不同，前四例接近於標準工整之小篆，後兩例則將下半部「田」字變為「日」字，結構略有不同。

衛 〈衛〉字瓦當有作, , , 等例者，(註14) 其中以第四例最接近秦代小篆，但中間下半部从「巾」部分仍省略了橫畫，八分有作形者，與此相同；第一例則「韋」字上下部分亦皆作「口」形；第二例乃省略「巾」

〔註12〕傅嘉儀編：《中國瓦當藝術》，頁58，圖87；頁60，圖89；頁61，圖90；頁58，圖86；頁509，圖878。以下為求注釋精簡，本書簡稱《瓦藝》。

〔註13〕《瓦藝》，頁58，圖87；頁60，圖89；頁61，圖90；頁58，圖86；頁513，圖883～884。

〔註14〕《瓦藝》，頁238，圖435；頁239，圖437～438；頁240，圖441。

字僅餘「韋」字，八分中亦有此例作，《隸辨》曰：「碑省市從韋，今俗因之。」知此爲簡省之形；第三例則「韋」字部件開口全向右。〔註 15〕〈衛〉字瓦當十餘例中，構形多變，不完全相同。

長 〈長陵東當〉作、，〈長陵西神〉作、、。〔註 16〕〈長陵西神〉之第三例與〈長陵東當〉第一例相近，左下角皆似一「山」字形，而〈長陵東當〉第二例與〈長陵西神〉第一、第二例之構形則或略有不同，或更爲奇特，總計五例中可見四種結構。傳抄古文有作形者，〔註 17〕其左下部亦作一「山」形，可資參考。「山」字構形差異大、小徐皆曾論及，說已見前。

西 〈西廟〉瓦當作，〈長陵西神〉作、、。〔註 18〕〈長陵西神〉之篆形皆與秦小篆相同，象形意味濃厚；〈西廟〉瓦當則幾乎已脫盡象形意味，與隸、楷書之形相近，如〈華山廟碑〉作，〔註 19〕且結構無由分說，結構明顯不同。

由以上數例可見，初期文字瓦當之大多數文字，仍與秦小篆有較高相似度，結構變化之情形不多見，雖瓦文不同之瓦當彼此之間對於同一文字往往有不同之結體，但相同瓦文之瓦當對於同一文字卻又往往有高度相似性，此爲前期文字瓦當特色之一。

二、在相同結構下筆勢有所不同者

此期文字瓦當因數量較少，字例實不多見，但筆者仍試在有限資料中比較分析。符合此條件者，有當、衛、長、陵、西五組。

當 〈長陵東當〉作、。〔註 20〕兩者結構相同，下半部「田」字皆作「日」字，上半部「尙」字左右兩筆，前者彎曲幅度較小，後者較大，筆勢上略有不同。

〔註 15〕《隸辨》，卷 4，頁 28 左至 29 右。

〔註 16〕《瓦藝》，頁 513，圖 883～884；頁 510～511，圖 879～881。

〔註 17〕《傳古》，頁 948。

〔註 18〕《瓦藝》，頁 254，圖 467；頁 510～511，圖 879～881。

〔註 19〕《隸辨》，卷 1，頁 51 右。

〔註 20〕《瓦藝》，頁 513，圖 883～884。

衛 一組有作、者，〔註 21〕結構與秦小篆相似，而「市」字少上面一橫畫，筆勢上則前者用筆較方，尤其中間部件在轉折處近於直線轉折，「行」部除斜畫較有彎曲，直畫則無小篆之隨體詘屈感。另有一組作、、者，〔註 22〕中間「韋」字部件有所簡省，第一例中所有筆畫皆由直線構成，十分平直；第二、第三例則在「行」字部分皆有所彎曲，但「韋」字部分又有所不同，第二例在直豎一筆乃由上往下平直書寫，第三例則起筆處向左彎曲，類似後來楷書之壓筆、行書之映帶動作，故此組之三例在筆勢上亦略有不同。

長 〈長陵東當〉作, 〈長陵西神〉作。〔註 23〕二者結構近似，前一例在「弓」形上半部皆作直畫轉折，後一例則略作斜筆，整體看來有呈現三角形之感。

陵 〈長陵東當〉作、, 〈長陵西神〉作、、。〔註 24〕瓦當五例篆形皆近似，亦與秦小篆相似。所不同者在右上部件末筆，有作一橫畫者，亦有分開作兩斜筆者，此類情形在其餘書寫材質上亦可見到。

西 〈長陵西神〉作、、。〔註 25〕瓦文彎曲一筆之起筆處三者皆不相同，第一例順勢進入，第二例起筆較短且很快轉折而下，第三例則有楷書壓筆之勢；此外，下半部件中交叉之三斜畫在第一、第三例中皆作平直之筆，但第二例則明顯有彎曲之意。

由以上數例可見，此期之瓦文篆形在相同結構之下，筆勢卻有不同，但相異情況並不明顯，仍有相當程度之相似性。無論在結構或筆勢之條件上，其相似程度之高，亦可能與其施用之處有所關聯。

參、瓦當用途與篆形之關聯

如前文所述，瓦當乃應用於屋簷邊緣，具有阻擋雨水滴下之作用，先民在此實用之基礎上由素面發展出各種紋飾，大約在秦末漢初時發展出文字瓦當。文字瓦當依其施用之處及其內容，各家學者有不同之分類，如陳直分爲

〔註 21〕《瓦藝》，頁 240，圖 440～441。

〔註 22〕《瓦藝》，頁 409，圖 721；頁 410，圖 722、724。

〔註 23〕《瓦藝》，頁 513，圖 884；頁 511，圖 811。

〔註 24〕《瓦藝》，頁 513，圖 883～884；頁 510，圖 879；頁 511，圖 880～881。

〔註 25〕《瓦藝》，頁 510，圖 879；頁 511，圖 880～881。

宮殿、官署、祠墓、吉語四類，〔註 26〕傅嘉儀分爲宮殿官署、祠墓、紀年、吉語、其他五類，〔註 27〕陳根遠與朱思紅則分爲宮苑、官署、宅舍、祠墓、紀事、其它、吉語七類，〔註 28〕可見分類是大同小異，不過宮殿、官署、宅舍、祠墓只是施用之建築物不同，真正依瓦文內容來分類，其實以吉語、紀年、標誌等較爲妥當。

此期之文字瓦當由於尚未進入鼎盛期，故雖有各種類別之雛形，但各類內容並不多，大約有紀年、祠墓、吉語、宮殿官署等類。

一、紀年瓦當

有〈惟漢三年大并天下〉瓦當。紀年瓦當原本數量即不多見，其價值在於能給予準確之紀年以供斷代，有時尚能彌補史書記載之不足，可以說是文字瓦當中之標準器，是以這類瓦當彌足珍貴。〈惟漢三年大并天下〉瓦當所記錄者，乃高祖建立漢朝躊躇滿志之情況，可以想見當時氣魄之雄偉，可能爲了記錄如此之大事，故製此內容之文字瓦當以記錄之，顯得特別有意義。

二、祠墓瓦當

有〈長陵東當〉、〈長陵西神〉、〈高祖置當〉、〈齊園宮當〉、〈安邑稠柱〉、〈西廟〉等。〈長陵東當〉、〈長陵西神〉、〈高祖置當〉等大多在高祖長陵陵園挖掘而出，故應屬於高祖長陵用瓦，時代當在惠帝或其後；〈齊園宮當〉、〈安邑稠柱〉、〈西廟〉等則有些出土於惠帝陵寢，有些也可能是出自秦末漢初與高祖共同創建天下之文臣武將之墓葬區，有些甚至可能是出自武帝子齊王劉閔之墓，則時代可能至西漢中期。〔註 29〕所謂「東」或「西」，或許乃就祠墓建築之方位而言。這些祠墓若非帝王之墓，即爲將相之墓，而又施之於陵寢，是以具有莊重肅穆之感，應當可以想見，這些祠墓瓦當之出土，可以幫助後人明確西漢諸帝王將相之陵墓位置，從而與史冊典籍相比較，藉以補充其不足或修正其未妥之處。

〔註 26〕參見陳直撰：〈秦漢瓦當概述〉，頁 20～31。

〔註 27〕參見傅嘉儀撰：〈中國瓦當藝術概論〉，頁碼不詳。

〔註 28〕參見陳根遠、朱思紅合撰：《屋簷上的藝術——中國古代瓦當》，頁 113。

〔註 29〕參見陳根遠、朱思紅合撰：《屋簷上的藝術——中國古代瓦當》，頁 162～165。

三、吉語瓦當

此類瓦當如〈六畜蕃息〉、〈延壽長相思〉、〈千金宜富貴當〉等。吉語類瓦當在目前出土之文字瓦當中所占數量最多，內容亦最多樣化，且部分瓦文內容更有傳承演變傾向。漢初之吉語類瓦當尚不算多，但由此數面吉語瓦當中仍不難看出，具有希望牲畜生產興旺，先民延年益壽、富貴雙收等意義，充分顯示出先民在農業社會中，期望生活安定充實、長命百歲、富貴顯達之時代背景，這大概亦與秦末漢初以來戰亂頻仍，百姓追求安定和樂之生活有密切關聯，而黃老思想政策之推廣，目的在於與民休息，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於瓦文中，由此亦可見瓦文與當時生活背景緊密結合之情形。

四、宮殿官署瓦當

秦漢時期之宮殿依時間而言，大體可分為兩方面來看：其一是先秦或秦代時已有，而漢代繼續在其基礎上修建使用，即所謂「秦宮漢葺」；其二是漢代始新興營造，這類宮殿以漢武帝時為最多。

宮殿類瓦當大體上施之於帝王嬪妃居住之所，官署類瓦當則多施用於高官、衛戍之地，趙力光對於此二類瓦當下有簡要定義，認為「宮殿類（瓦當）：主要是記錄宮殿等建築名稱的文字瓦當。」「官署類（瓦當）：漢代加強中央集權制，設有龐大的官僚機構，皇宮以外官署林立。很多文字瓦當與這些官署有關。」〔註30〕在此期中，宮殿類瓦當如〈蘄年宮當〉、〈來谷宮當〉等屬於此類，官署類瓦當則如〈衛〉字瓦當，通常分布於戍守、護衛重要宮殿官府之守衛機關建築，如《古代瓦當》謂：「西漢時長安城及周圍的主要宮殿均設有衛尉，職掌守護防衛，如長樂衛尉、未央衛尉、建章衛尉等。」〔註31〕就其藝術性而言，瓦當源起之用意在於其實用性，而宮殿官署等皆為政府高層重要機構，自然會在實用之基礎上對瓦當加以施用並美化；而就考古方面而言，則可藉由這些瓦當確定秦漢時代之宮殿遺址所在，從而解決部分史籍失載或具爭論性之議題。

由上文之簡要敘述，可見確定為秦末漢初之文字瓦當數量與種類並不多，但由於這些紀年瓦當、祠墓瓦當之施用對象與事件，皆與當時政治背景具有緊密關係，由刻石、銅器等大量運用於上層社會之書寫材質觀之，具有重大意義

〔註30〕趙力光撰：《中國古代瓦當圖典》（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1月），頁11、14。

〔註31〕趙叢蒼主編、戈父編撰：《古代瓦當》（北京：中國書店，1997年9月），頁108。

之內容，多以小篆書寫，以代表正式、莊重之象徵，且秦代書體以小篆為主，漢代在某種程度上繼承了秦代之政治、文化等制度，小篆在漢初之使用必還占有一定程度之比例，因此這一時期所見之瓦當文字，仍以小篆為主體，此乃瓦當施用場合與書體互相配合之見證。

此一時期之瓦文雖以小篆為主體，但受到瓦當當面構形之影響，篆形不得不做變化調整，然而瓦當整體為圓形輪廓，篆形本身卻為縱長外形，方圓之間實存在衝突，所幸先民發揮其智慧，在某種程度上適度改變小篆之結構與筆畫，而使篆形得存在於瓦當之上，並可能與其餘圖形、紋飾進一步結合。受到字數之影響，當面必須分為若干等分，先民則將小篆依結構之特性、筆畫之多寡做各種不同之調整，正如前文所見，即使是同一文字，由於施用於不同瓦當，則瓦文通常也做不同形態之呈現，正如林鯤所言，此乃獨特、矛盾之空間調整：

漢字為方塊形的，而瓦當則是圓形。漢代人充分發揮聰明和智慧，採用直線和圓作為瓦當的基本空間形式，在這方與圓、曲和直的矛盾處理過程中，大膽構思，富於創造性，使對立矛盾的雙方天衣無縫地融合在一起。〔註32〕

秦末漢初之瓦文篆形，在矛盾對立、和諧統一之基礎上，發展出文字裝飾之雛型，不過此時期之瓦文篆形，尚處在較為規矩之階段，亦即篆形大多與秦小篆相似，但又略有不同，此不同多表現在簡省筆畫和部件方面，即如王書廣所言：

秦朝統一全國後，為顯示身份、地位，文字瓦當應運而生。文字瓦當一般為圓形和半圓形，文字大多為陽文，由工藝奴隸製模燒製而成，字體以小篆見常，結構上變化較大，注重了字的大小，疏密，避讓等排序方法。〔註33〕

由瓦當拓片上看，書體確為小篆，結構雖有所變易，篆形雖有所避讓，但變形尚不明顯，雖有少數如後來銅鏡上可見之裝飾性變形篆體，但仍不多見，是故大多數小篆若獨立視之，仍不難分辨為何字，應與文字瓦當處於初期階

〔註32〕林鯤撰：〈論漢代建築裝飾中文字瓦當的特色〉，《電影評介》2006年第22期（2006年），頁67。

〔註33〕王書廣撰：〈漫議瓦當書法〉，《中小企業管理與科技》下旬刊2008年第6期（2008年），頁63。

段，變化仍較為保守有關，僅有少數篆形不易分辨，此類字例將在下一部分討論。

瓦文受到瓦當圓形造形之限制，篆形不得不做調整，此乃整體文字瓦當之共同趨向，而此期瓦文篆形特徵，除受此因素影響外，亦與施用之場所有關，此期可能只有上層階級如帝王將相之宮殿、祠廟等處，有其能力與必要來裝飾以文字瓦當，而此期因承秦代而來，雖在民間古隸已相當盛行，但上層階級與重要場合仍以小篆為主體，加上小篆古文字隨體詘之特性，能隨當面任意變化，是以造成此期瓦當文字內涵較少，卻多以與秦小篆相近之書體為主。

肆、瓦當與《說文》篆形及其前後書體比較

可以想見，瓦文篆形受當面造形之限制，篆形變易情況較大，而《說文》之撰寫動機之一，即在於說明文字之本形、本音、本義，並進而解釋經義，其篆形必然為工整之形，是以二者相較之下，就篆形之端正程度而言，勢必有相當大之差距，然就整體構形與文字演化之觀察，仍具有一定之參考價值。

一、近於《說文》篆形者

此期瓦文篆形與秦小篆接近，結體上雖有細微之差異，欲尋得構形與《說文》相同之形體尚稱容易，筆者尋得之字例計有竹、泉、當、三、六、并、下、東、西、高、安、王、蕃、息、千、谷、降、元、年、橐等二十餘例，以下試舉數例以呈現此現象。

當 瓦文多見，〈竹泉宮當〉作，〈□陵西當〉作，〈高祖置當〉作，〈千金宜富貴當〉作，《說文》作。〔註 34〕瓦文與《說文》篆形並皆从田尚聲，唯有「尚」字上部左右兩筆筆勢略有不同，其餘部分皆十分相近，尤以〈高祖置當〉之「當」字與《說文》最為接近。

下 〈惟漢三年大并天下〉瓦當作，《說文》作。〔註 35〕兩者構形相同，唯瓦文篆形第二筆向右突出處較《說文》更為明顯，但二者之相似度仍十分之高。

〔註 34〕《瓦藝》，頁 59，圖 88；頁 512，圖 882；頁 514，圖 885；頁 434，圖 770；大徐本，卷 13 下，頁 478。

〔註 35〕《瓦藝》，頁 716，圖 1200；大徐本，卷 1 上，頁 22。

高 〈高祖置當〉作,《說文》作。〔註 36〕瓦文篆形於上部作橫畫，而《說文》作兩斜筆；瓦文中間象建築物之處與上下兩部分相連，篆形合為一體，《說文》則斷開作一口形。二者近似度雖高，但《說文》篆形反不如瓦文具象形性。

畜 〈六畜藩息〉作,《說文》作。〔註 37〕瓦文上半部「玄」字作一平直橫畫，《說文》篆形則作兩斜筆，此類差異常見，但篆形十分接近。

萬 〈維天降靈延元萬年天下康寧〉瓦當作,《說文》作。〔註 38〕瓦文與《說文》篆形整體並皆象蝎子之形，象形性頗高，二者僅在中間部件與下半部部件之筆勢上稍有不同，相似度甚高。

二、近於《說文》中之重文者

此期瓦文篆形同於《說文》中之重文者實不多見，筆者僅見一「大」字，試說明之。

大 〈惟漢三年大并天下〉作,《說文》作。〔註 39〕乃段注本籀文「大」字之形，用筆較為圓轉，古文字意味較濃，瓦文篆形雖受當面限制，且用筆較方，但整體仍可見其構形同於段注本籀文。

三、近於戰國文字者

此期之瓦文篆形有不少近於戰國文字，筆者所見計有宮、衛、長、陵、神、高、祖、齊、安、富、貴、來、康等十餘字，以下試舉數例說明之。

宮 〈竹泉宮當〉作,〈來谷宮當〉作,〈蘄年宮當〉作,〈橐泉宮當〉作,《說文》作。〔註 40〕瓦文篆形在「宀」字下皆作兩口形，僅有《說文》於兩口形中加一連接之筆，戰國文字如、,〔註 41〕其形皆與瓦文篆形相似，隸書中則兩形皆有，可見前說。

〔註 36〕《瓦藝》，頁 514，圖 885；大徐本，卷 5 下，頁 188。

〔註 37〕《瓦藝》，頁 416，圖 732~733；大徐本，卷 13 下，頁 478。

〔註 38〕《瓦藝》，頁 135，圖 200；大徐本，卷 14 下，頁 505。

〔註 39〕《瓦藝》，頁 716，圖 1200；段注本，10 篇下，頁 503 上左。

〔註 40〕《瓦藝》，頁 58，圖 87；頁 60，圖 89；頁 61，圖 90；頁 58，圖 86；大徐本，卷 7 下，頁 262。

〔註 41〕《戰典》，上冊，頁 268。